



法輪小叢書

得大的

教

大法

局發行

我的慈悲主義

茗山法師著

『慈悲』是佛法的精髓，所以法華經說：『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不發大悲心，學佛亦非究竟。茗山法師行菩薩道，修慈悲三昧，此篇歷述其經歷方便效驗，可謂以金針度人。不僅佛教徒應體味奉行，對於貪瞋猛熾，劫火洞燃的此世此時，尤爲對症發藥。

地藏菩薩本迹因緣

大願菩薩地藏王，和觀音菩薩同爲苦難衆生的慈父悲母，爲此時此世處於人間地獄的我們所應依怙。溫光喜居士繼觀音本述一卷之後復撰此冊。以根據社會現實的時代意識滲透進去作解，有推陳出新之妙，新智識分子讀之亦當首肯。

偉大的佛教

王恩洋講述
寂高師筆記

農曆四月八日，是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的聖誕日，凡是佛教徒都歡欣鼓舞踴躍快樂的開紀念會，這本是一般宗教徒共有的現象，習之既久，行其當然，漸漸的茫不知其所以然，便成了盲從迷信了。所以我們今天應將我佛的歷史與其偉大的精神，及其對於世道人心的重大關係，略加敘述，使信佛與不信佛的都知道佛誕紀念的真正意義。

(一) 佛的歷史

佛生在北印度的迦毘羅衛國，到現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了，他的父親就是這國的國王，所以他生下來便是繼承王位的太子，一切宗教的教主，莫有像他這樣富貴的。（摩西是流民，

耶穌是木匠的兒子，謨罕默德是小商人，只有孔子是鄒大夫的兒子，但早孤，身世貧苦，他雖然生來富貴，但却不爲富貴所陷溺，一點也感不到富貴的快樂，常極端的同情於顛連困苦的平民，而且慈悲到了禽獸，他常常感覺得衆生的苦痛太大了，太多了，所以他從幼便有超然出塵期求解脫普度衆生的宏願。他的父王知道他的智慧慈悲超越一切，很想他安安靜靜的住在家里，後來好繼承他的王位治理國家，並且使之富強，好把那時四分五裂的印度統一起來，做一個空前未有的轉輪聖王。但是又知道他有超然出世之志，因此常常的防護他，拘禁他，用種種的宮室衣服飲食聲色娛悅他的心情，使他不起出塵之想。在旁的人一定因此依戀不捨，打消前念了。但是佛却不然，他對於世間五欲的快樂只感覺苦悶，愈見使他的出世心情潛滋暗長，以致於不可抑制。到他十九歲的時候，有一晚間夜深人靜

便乘了駿馬越城而去，走入深山，將衣服換了，頭髮割了，獨修苦行去了。像這樣視富貴如浮雲，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脫的勇猛堅毅，豈不極其偉大嗎？他在雪山林中苦行了六年，但是總不能成道，反使他的身體衰弱了，後來纔想到縱欲固然不是求道的方法，苦行也不是求道的方法，于是便受了牧女善生的醍醐之供，養好了身體，纔到菩提樹下凝神習定，四十九日，降伏魔軍，成正等覺。便成了偉大的佛敎的開山祖師。他既成佛過後，爲度衆生，說了無量無邊的正法，開悟了無量無邊的衆生。四十餘年之後，應度者已度，未度者已有他的弟子繼續他化度。諸事既已成辦，他纔於娑羅雙樹間大般涅槃。佛一生的歷史略略如是。如果要詳細的知道他的偉蹟，那只好請看佛的四阿含經諸部廣律與佛所行讚經等。佛滅度後他的弟子迦葉阿難等將他的遺敎結集爲經律論三藏。又有大衆部諸弟子也將他

們所聞於佛的遺教結集成三藏。所以佛教從佛滅度後，便有上座部大衆部兩大系統，其中都各有各的精神，各有各的人物，此中亦不能詳說。後來大衆上座傳下去分宗立派，至有二十餘部之多。七百年後有龍樹菩薩出世，闡揚般若真空之教爲大乘的中觀論宗。九百年後又出了一位無著菩薩秉承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闡揚非有非空中道了義之教，是爲大乘法相唯識宗。這兩宗教義由鳩摩羅什與玄奘法師盡量傳來我國。在梁朝時候有達摩祖師傳來禪宗。在東晉時候，有慧遠法師在廬山結蓮社，創立淨土宗。此外中國的佛教徒自家建立的宗派還很多。在六朝唐宋時代佛法真興盛極了。一直到現在，凡我中國的人民，無不信奉佛法，寺宇林立，遍地皆是。只可惜教理不昌，人才缺乏，形存實亡，不勝浩嘆，但是我佛的偉大精神與甚深教理，在此學說昌明時代已經被大學問家發現了它的真實義理，

踴躍研究，佛法是會中興的。

(二) 佛教的偉大

佛教的偉大可分四層來說：

1. 對象偉大

金剛經上有這樣幾句話：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這幾句話中甚麼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乃至甚麼是非有想非無想，我們可不細說；甚麼是無餘涅槃，何者爲滅度，我們亦不暇說。只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這便是指世間的一切有情而言。大凡一切的宗教都有其悲願，但所謂悲願必有對象；有的只爲他一個民族而起慈悲，如像猶太的悲願，便是以猶太民族爲對象的。耶穌教偉大一些，是

以全人類爲對象的。(如以耶穌教作爲侵略之工具，即非真正的耶教可以例外)。以自民族爲對象的，便不能慈愍全人類了。以人類爲對象的，便不能悲愍人以外的有情了。唯佛教不然，他是以全體衆生爲對象的。所以說一切有情我皆滅度之。便是說自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禽獸蟲蟻也好，在佛的心量中都是平等一視的。他的心量悲願如此，他的戒條也如此。他的戒條是什麼呢？第一便是戒殺，所謂戒殺者，不止是不許殺人，並且還不許傷害蟲蟻之類。他的戒律既如此，所以他的生活便以素食爲原則。在小乘經中雖然也許可喫三淨肉，但這是不得已的情形。阿含經中有這樣一段故事：南印度有兩個比丘，崇拜如來，因爲崇拜如來，所以不遠萬里的到北印度去朝禮我佛。看看只有一日的路程了，但是因爲天旱一路無水可飲，渴得兩個比丘快要死了。忽然見路旁有池，池中有水，尚可濟二

人之命，只可惜那水是污穢的，污穢水中是生滿了小蟲的。依佛的戒律有蟲的水比丘便不許飲，飲之恐傷生也。正在兩難之際，一比丘說：我們不遠萬里而來爲的是見佛，只要飲了水，明日便可見佛，我如何不飲呢？又一比丘說我們所以要見佛，是爲的求法求戒，今天若飲此水，便犯了佛的戒，既犯了戒，見佛還有甚麼用處呢？因此一比丘飲了，一比丘不飲，便不飲而死。生者次日果到佛所，瞻拜之時，啼泣不已。佛問何故？曰：與弟子同來者尙有一比丘，彼昨日不飲蟲水而死，今乃不能見佛，吾是以悲耳。佛即指其會中一天人曰：此人汝識否？曰：不識，佛曰：是即昨日之比丘也。以其持戒而歿，死作天人，今晨來吾所聞法，已先汝而至矣。比丘聞之生大慚愧。始知持戒甚於見佛。從這段經中便可見佛教戒律之嚴，與其慈悲之廣大了。現時肉食之佛教徒，其亦知此事乎！至於大乘經中

，若楞伽經等，更是嚴重的、懇切的禁止衆生食衆生肉。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爲佛見一切有情無始生死，皆由貪嗔愚癡造業受苦。貪莫貪於飲食，嗔莫嗔乎殺戮，而一切衆生，無始時來，無不互爲父子兄弟親友眷屬者，今以無明覆障不能識知，故愚癡之極，又莫有過於以無始以來的父子兄弟的血肉供其飲食之欲者也。這便是佛教嚴禁殺生主張素食之巨大原因。要是消極的對於一切衆生不殺不害，然後才能積極的慈悲以拔濟其苦而與之以樂，乃至度彼入涅槃也。所以從佛的悲願，與他的戒律、生活看來，便可以證明佛教之偉大在一切宗教之上。

2. 宗旨偉大

人類的行爲無不有宗旨，愈是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學說宗教，愈是有他偉大的宗旨。平常的人，終生勞碌，他的宗旨何在？只不過爲喫飯，爲穿衣，爲家財，爲名譽而已。即是說；

他的宗旨，只在求他一身一家的生存與福利。至於有國家觀念的人，有社會觀念的人，他一生行爲的宗旨，便不以他一個人爲單位，而是要求得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生存治安與福利。有大同思想、世界思想的人，他的宗旨便以整個人類的生存安甯與福利爲宗旨。人類行爲的宗旨到了這步田地，已夠算偉大了，但是在一般有神論者的宗教家看來認爲這還不夠偉大。他們以爲人類的的生活，畢竟是無常的，幻滅的，苦痛的，悲哀的，要免脫這無常幻滅苦痛與悲哀，必須要將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向上以達於神的生活而後可。在生前必須清修苦行使精神與天神冥契。死後更要使自家的靈魂脫離人世，上生天國作上帝的侍從。如此便可以長存永生而免於幻滅無常，享受天國的幸福快樂，而永離人世的苦痛與悲哀，這豈不更爲偉大嗎？但在佛法又不如此，他以爲天與人雖不同，但仍在五趣之內，雖然天

的壽命比人長一些，天的快樂比人多一些，然而三界無安，終久還是同歸於幻滅無常的，有漏皆苦，仍離不了苦痛與悲哀的，所以佛的宗旨不是教人上生天國，而是教人生無漏世界。不是教人作上帝的侍從，而是教人發菩提心，自身作佛莊嚴淨土，普度有情，他這宗旨的偉大，豈不是又超過了一切宗教嗎。

3. 教理偉大

現今學說界以信仰與學理為宗教與哲學各別不同的重心。意思是說宗教的立腳基礎在信仰。哲學的立腳點在學理。然則宗教便無學理嗎？也未嘗莫有，不過他那所說的學理，都是不可以常情推測或思議的，不可以邏輯證辯的，這種不可思議和證辯的學理，實在等於不是學理，因為學理，都是可以思議和證辯的。但是如像上帝或神創造世界（上帝七日造世界）這些道理如何可以思議和證辯呢？只有信其如是如是而已矣。此

種信仰，高者得於神祕經驗，低者則爲盲從附和而已。至於神祕經驗之可恃與否，却又大成問題。然則所謂信仰者，亦只如是如是信仰之而已矣。當此學說昌明，文化進步的世界，這類的信仰大有立脚不住之勢。所謂哲學立脚點在學理者，從古至今的大哲學家，他們都各有一套學說以證明他所主張的理由。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駭衆人之耳目者是也。但是這各家各派的學說太多了，他們的主張太不同了，有主張唯心的，有主張唯物的，有主張一元的，有主張多元的……真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而且互相衝突，互相關爭，究竟誰是誰非，到現在還沒有結論。這樣無有結論的哲學，可以生人的信仰嗎？可以支配人類的心理與行爲嗎？所謂學理云者，亦不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矣。所以說哲學立脚在學理而不在信仰。但是人類何以須有學理呢？爲的是對於每一行爲，每一動

作，求得其所以然與應當然的理由。換言之：即對於整個的宇宙人生，要求其所以然之故與當然之理，以好指導人類的生活與行為，而人類的行為，必出於信仰。即是說：學理者，所以建立確定人之信仰者也。今學說而不能成立信仰，則其學說有何用處，空言耳，戲論耳，非真學理也。在此學說愈龐雜人心愈惶惑，信仰愈動搖之世，學理無益人生而又害之，豈不可悲！當今之世，宗教家有信仰而無學理。哲學家有學理而不能建立信仰。而人類又不能一日無信仰，信仰又不能一日離學理，乃二者絕緣不相助益反相傾害。信仰者，日趨頑固與盲從。思辯者日趨於猖狂與紛歧，人世之大憂孰有過於此者乎！今試問：古今中外有信仰學理融合為一，其理皆可信，其信皆有理之教乎？曰有，是為佛教。何以言之：今從佛教的經典觀察，便有三藏十二部經。從他的宗派觀察，便有小乘各部，大乘有中

觀唯識各宗，無不有其最嚴整精透之學說，而且皆以最嚴密的因明以成立之，這豈是一切宗教所有的嗎？而他這種學說無一不是指導人生，使其知道世間以何爲因，以何爲果，如何流轉，如何還滅，如何修行，如何證果之道。即是說：他這最嚴密的學理都是用來建立他堅固的信仰底，使他本此信仰好勇猛而且有智慧的努力行持，努力精進。所以佛教的信仰是根據學理的，佛教的學理是用以堅固信仰的，這種信仰與學理融合的教理，其偉大豈不是超越了一切哲學與宗教嗎？我們如果要將佛教的教理詳細的說出來，真是千言萬語難以盡之，此中也不能盡說，大家可向般若瑜伽中觀唯識等經論中求之。（關於佛教教理之精深博大，世界學者亦已有定論，非吾臆說也）。

4. 行爲偉大

將要說佛教行爲的偉大，可先與大家談一段故事。在佛的

本行經中說到我佛釋迦牟尼在無量劫的前生中，做過一次毒龍。(所以作毒龍的原故，這是他前生的惡業，佛教不說「佛」是本來就是佛，如像上帝一樣。而是由凡夫修成的。同時亦不說凡夫永遠是凡夫，而是可以發心修行成佛的。所以常言道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便是表現佛與衆生的關係。)在某一天這毒龍忽然發了善心，思念一生所作罪惡太多了，傷害吞食的生命太難計算了，所以決心到當時的佛前去受一天的「不殺」戒。受了戒後，便隱藏他的身體在一個高山的深谷裏，安眠不食。忽然深山中來了五個獵人，手持快弩利劍繩索之類，遠見此龍鱗放金光閃耀奪目，五人商議若屠此龍而剝其皮，獻之國王以爲甲鎧，必獲重賞，豈不善乎。商議既定，直奔前來，齊動身手，有以刀劍刺其頭者，有箝其尾者，或捉其腰者，龍忽醒覺，知此五行將害彼，自念吾若出毒氣，可毒殺五

人，若與鬪爭可吞食五人。然果若是，則此一日之戒便自毀犯矣。爲護戒故，斂抑其氣，伏首就剝，五人見龍馴伏若是亦未殺其身，唯剝其皮而去。時龍自念，苦哉衆生互相吞食，互相賊害，我若成佛，當先度此五人！卽於是時血腥四溢，衆蟻聞之，爭來鑽食，其數當以千萬計也。龍時痛極，復不敢動，動則恐傷羣蟻也。山中有池，渴極思飲，復不敢入池，恐溺羣蟻也。因此卽於是日痛極而死。臨命終時，復發誓願曰：「願我成佛時，次當度彼羣蟻」。彼時毒龍者誰？卽後釋迦佛是。彼時獵人者誰？卽後時阿若憍陳如等五比丘是。彼時羣蟻者誰？卽後時衆商人是。釋迦成佛首度五比丘，次度衆商人，一如本願。吾人嘗讀耶蘇傳，見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猶爲其敵人祈禱，甚佩其精神之偉大，若以此事相較，不更見其偉大乎！

這件事凡是於佛法未生信心者或不免謂爲神話，但凡宗教